

校园文学丛书

虚荣

XURONG
DEZILUOLAN

的紫罗兰

纪伯伦◎等著

◎ ◎ ◎

我以充满自信的眼光，
凝视你那含笑的脸庞。
春天总在你的身边摇晃，
嫉妒你那幽雅的风光。

XIAOYUANWENXUECONGSHU

学苑音像出版社

I247.5
2952

虚荣

XURONG
DEZILUOLAN

的紫罗兰

徐英时◎主编 纪伯伦◎等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二军

封面设计:袁一稚

校园文学丛书

徐英时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ADD: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10号信箱)

P.C.:100024 Tel:010-65477339 010-65740218(带 Fax)

E-mail:webmaster@BFE-book.com Http://www.BFE-book.com



北京英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4年8月印刷

开本:32 印张:825.7 字数:10665千字

ISBN7-89998-977-9 C·289

碟+书(100册)定价:1680.00元(册均16.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编后说明

散文,以其抒发的真实情感,灵活多样的行文格式,清新自然的文学特点而在文学百花园里独树一帜,颇受广大文学爱好者的青睐。特别是对于处在世界观形成时期,有着强烈求知欲望,渴求探索人生真谛的青少年学生来说,阅读一些好的散文,犹如在与智者进行思想的交流与沟通,既可以陶冶他们的情操,净化他们的灵魂,增加他们的阅历,同时也将为他们提高写作水平,丰富写作素材提供有益的帮助。

基于此种认识,我们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搜集、整理了近年来创作发表的一些优秀散文作品,编辑了这套《校园文学丛书》。其中选用了众多作者和名家的杰作,为本套丛书增色不少,在此谨向各位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他们为青年学生创作这么多优秀作品。

因所选作品较多,由于编辑人员有限,部分作者无法取得联系。望署名文章作者见到本书后,与我们联系,以便及时寄奉稿酬。

联系电话:010-65070225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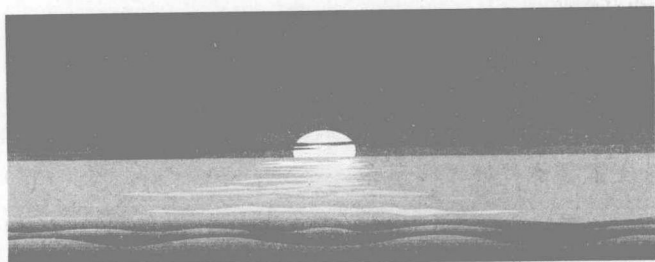
CONTENS

- 秋 徐志摩(1)
- 伟大的渴望 尼 采(22)
- 银 杏 郭沫若(27)
- 自传难写 老 舍(31)
- 风·雷·电 郭沫若(34)
- 虚荣的紫罗兰 纪伯伦(39)
- 青春的呼唤 列夫·托尔斯泰(46)
- 上帝的奖赏 刘燕敏(48)
- 金 子 陶猛 译(51)
- 哪怕只是一个守望者 谢 殊(54)
- 洋 气 龚兆伦(57)
- 心存感谢 邵湘君(61)
- 面 对 刘锦景(63)
- 自己的观音 乔 叶(65)



告诉你	东子	(66)
蒿子草	李雅	(68)
感情存折	芳芳	(70)
走向彼岸	周仁忠	(72)
风雨中的菊花	王宗宽 编译	(74)
新一代人的新时代	西蒙·佩雷斯	(78)
我不去	琼·戴克	(81)
出奇制胜	谭经望	(84)
目标分解法	佚名	(88)
超级思维	马文捷	(90)
魔梯	贾福相	(92)
黑酥油与白酥油	鲍尔吉·原野	(95)
求助的陌生人是天使	F·奥斯勒	(98)





- 德兰修女 卢锦燕(100)
- 心中有路 大任(103)
- 钥 匙 佐顺侠(106)
- 修房子的启示 陈学昭(108)
- 木石与钢铁 秦松(111)
- 第一线微芒 草雪(113)
- 你从鸟声中醒来 羊令野(120)
- 一个人的天堂 苏沧桑(124)
- 点亮心烛 高兴(128)
- 雾 品 刘可亮(131)
- 成功来自自信 王廷超(134)
- 心动如水,心静如镜 金马(139)
- 命运无轨道 苇笛(142)
- 苦 难 彭明榜(146)
- 没有白吃的午餐 桃乐赛杜伦(149)



最后的日记	刘瑞英(151)
简单的问题	鲍伯·莫尔(154)
一堆柴火	师勤 译(156)
今天谁替你扎好了降落伞	李 霞(159)
心 灵	纪伯伦(162)
圣与俗	李南衡(164)
天 国	海伦·凯勒(166)
手掌上的希望	孙 洁(169)
雨季不再来	王 新(172)
难忘初恋人	郁 玉(176)
心灵历程	林 加(180)
玫瑰依然独自开	陈春艳(183)
伞下的记忆	罗 庆(191)



- 再傻不过了 杨帆(193)
- 玫瑰呓语 张兰允(196)
- 等爱降临 仁燕(198)
- 等待的结局 小雨滴(205)
- 飞不到你的天,看不清你的脸 丁剑兰(211)
- 窗前徘徊的爱 辛梅(216)
- 那时花开 柯新(221)
- 有一种爱只能用感激 秋溪(224)
- 当爱已成往事 马新美(227)
- 爱的天堂 陈莲如(230)
- 错过的不仅是雨季 叶舟(235)
- 引吭高歌 连若熙(239)
- 真实的鸣叫 王军(242)
- 生日猛于虎 袁国华(246)



虚荣的紫罗兰



落叶，不错，是衰败和凋零的象征，它的情调几乎是悲哀的。但是那些在半空里飘摇，在街道上颠倒的小树叶儿，也未尝没有它们的妩媚，它们的颜色，它们的意味，在少数有心人看来，它们在这宇宙间并不是完全没有地位的。

秋

○○……徐志摩

两年前，在北京，有一次，也是这么一个秋风生动的日子，我把一个人的感想比作落叶，从生命那树上掉下来的叶子。

落叶，不错，是衰败和凋零的象征，它的情调几乎是悲哀的。但是那些在半空里飘摇，在街道上颠倒的小树叶儿，也未尝没有它们的妩媚，它们的颜色，它们的意味，在少数有心人看来，它们在这宇宙间并不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多谢你们的摧残，使我们得到解放，得到自由。”



它们仿佛对无情的秋风说：“劳驾你们了，把我们踹成粉，蹂成泥，使我们得到解脱，实现消灭，”它们又仿佛对不经心的人们这么说。因为看着，在春风回来的那一天，这叫卑微的生命的种子又会从冰封的泥土里翻成一个新鲜的世界。它们的力量，虽则是看不见，可是不容疑感的。

我那是感着的沉闷，真是一种不可形容的沉闷。它仿佛是一座大山，我整个的生命叫它压在底下。我那时的思想简直是毒的，我有一首诗，题目就叫《毒药》，开头的两行是——

今天不是，我唱歌的日子，我口边涎着狞恶的冷笑，不是我说笑的日子，我胸怀间插着发冷光的刀剑；
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我的声调，像是坟堆里的夜枭，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我的口音，像是冤鬼责问他的仇人，因为一切的恩已经让路给一切的怨。

我借这一首不成形的咒诅的诗，发泄了成一腔的闷气，但我却并不绝望，并不悲观，在极深刻的沉闷

虚荣的紫罗兰



的底里，我那时还摸着了希望。所以我在《婴儿》——那首不成形诗的最后一节——那诗的后段，在描写一个产妇在她生产的受罪中，还能含有希望的句子。

在我那时带有预言性的想象中，我想望着一个伟大的革命。因此我在那篇《落叶》的末尾，我还有勇气来对待人生的挑战，郑重地宣告一个态度，高声的喊一声“Everlasting Yea”。

“Everlasting Yea”；“Everlasting Yea”一年，一年，又过去了两年。这两年间我那时的想望实现了没有？那伟大的“婴儿”有出世了没有？我们的受罪取得了认识与价值没有？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的还只是那一大堆丑陋的蛮肿的沉闷，压得瘪人的沉闷，笼盖着我的思想，我的生命。它在我经络里，在我的血液里。我不能抵抗，我再没有力量。

我们靠着维持我们生命的不仅是面包。不仅是饭，我们靠着活命的，是一个诗人的话，是情爱、敬仰心、希望。“We Live by love, admirat on and hope”这话又包



涵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世界这人类能承受我们的爱，值得我们的敬仰，容许我们的希望的。

但现代是什么光景？人性的表现，我们看得见听得到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我们都不是外人，用不着掩饰，实在也无从掩饰，这里没有什么人性的表现，除了丑恶、下流、黑暗。

太丑恶了，我们火热的胸膛里有爱不能爱，太下流了，我们有敬仰心不能敬仰，太黑暗了，我们要希望也无从希望。太阳给天狗吃了去，我们只能在无边的黑暗中沉默着。永远的沉默着！这仿佛是经过一次强烈的地震的悲惨，思想、感情、人格，全给震成了无可收拾的断片，也不成系统，再也不得连贯，再也没有发现。

但你们在这个时候要我来讲话，这使我感着一种异样的难受。

难受，因为我自身的悲惨。难受，尤其因为我感到你们的邀请不止是一个寻常讲话的邀请，你们来邀我，当然不是要什么现成的主义，那我是外行，也不为什么专门的学识，那我是草包，你们明知我是一个

虚荣的紫罗兰



诗人，他的家当，除了几座空中的楼阁，至多只是一颗热烈的心。

你们邀我来也许在你们中间也有同我一样感到这时代的悲哀，一种不可解脱不能摆脱的况味，所以要我这同是这悲哀沉闷中的同志来，希冀万一，可以给你们打几个幽默的比喻，说一点笑话，给一点子安慰，有这么小小的一半个时辰，彼此可以在同情的温暖中忘却了时间的冷酷。

因此我踌躇，我来怕没有什么交代，不来又于心不安。我也曾想选几个离着实际的人生较远些的事儿来和你们谈谈，但是相信我，朋友们，这念头是枉然的，因为不论你思想的起点是星光是月是蝴蝶，只一转身，又逢着了人生的基本问题，冷森森的竖着像是几座拦路的墓碑。

不，我们躲不了它们：关于这时代人生的问号，小的、大的、歪的、正的，像蝴蝶的绕满了我们的周遭。正如在两年前它们逼迫我宣告一个坚决的态度，今天它们还是逼迫着要我来表示一个坚决的态度。

也好，我想，这是我再来清理一次我的思想的机



会，在我们完全没有能力解决人生问题时，我们只能承认失败。但我们当前的问题究竟是些什么？如其它们有力量压倒我们，我们至少也得抬起头来认一认我们敌人的面目。再说譬如医病，我们先得看清是什么病而后用药，才可以有希望治病。说我们是有病，那是无可置疑的。但病在哪一部，最重要的征候是什么，我们却不一定答得上。

至少，各人有各人的答案，决不会一致的。就说这时代的烦闷：烦闷也不能凭空来的不是？它也得有种种造成它的原因，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得查个明白。换句话说，我们先得确定我们的问题，然后再试第二步的解决。也许在分析我们病症的研究中，某种对症的医法，就会不期然的显现。我们来试试看。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想象一班乐观派的先生们冷眼的看着我们好笑。他们笑我们无事忙，谈什么人生，谈什么根本问题。人生根本就没有问题，这都那玄学鬼钻进了懒惰人的脑筋里在那里不相干的捣玄虚来了！做人就是做人，重在这做字上。你天性喜欢工业，你去找工程事情做去就得。你爱谈整理国故，你寻你的



国故整理去就得。工作，更多的工作，是唯一的福音。把你的脑力精神一齐放在你愿意做的工作上，你就不会轻易发挥感伤主义，你就不会无病呻吟，你只要尽力去工作，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这话初听倒是又生辣又干脆的，本来末，有什么问题，做你的工好了，何必自寻烦恼！但是你仔细一想的时候，这明白晓畅的福音还是有漏洞的。

固然这时代很多的呻吟只是懒鬼的装病，或是虚幻的想象，但我们因此就能说这时代本来是健全的，所谓病痛所谓烦恼无非是心理作用了吗？固然当初德国有一个大诗人，他的伟大的天才使他在什么心智的活动中都找到趣味，他在科学实验室里工作得厌倦了，他就跑出来带住一个女性就发迷，西洋人说的“跌进了恋爱”；回头他又厌倦了或是失恋了，只一感到烦恼，或悲哀的压迫，他又赶快飞进了他的实验室，关上了门，也关上了他自己的感情的门，又潜心他的科学研究去了。

在他，所谓工作确是一种救济，一种关栏，一种调剂，但我们怎能比得？我们一班青年感情和理智还



不能分清的时候，如何能有这样伟大的克制的工夫？所以我们还得更来研究我们自身的病痛，想法可能的补救。并且这工作论是实际上不可能的。因为假如社会的组织，果然能容得我们各人从各人的心愿选定各人的工作并且有机会继续从事这部分的工作，那还不是一个黄金时代？“民各其业，安其生”。

还有什么问题可谈的？现代是这样一个时候吗？商人能安心做他的生意。学生能安心读他的书，文学家能安心做他的文学吗？正因为这时代从思想起，什么事情都颠倒了，混乱了，所以才会发生这普通的烦闷病，所以才有问题，否则认真吃饱了饭没有事做，大家甘心自寻烦恼不成。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病症。

第一个显明的症候是混乱。一个人群社会的存在与进行是有条件的。这条件是种种体力与智力的活动的和谐的合作，在这诸种活动中的总线索，总指挥，是无形迹可寻的思想，我们简直可以说哲理的思想，它顺着时代或领着时代规定人类努力的方面，并且在可能时给它一种解释，一种价值的估定与意义的发现。

思想是一个使命，是引导人类从非意识的以至无